

# 中国禅学思想史

下

〔日〕 忽滑谷快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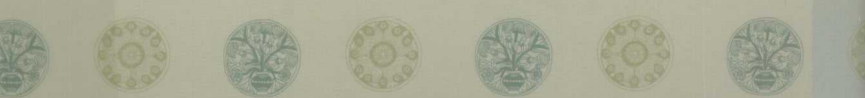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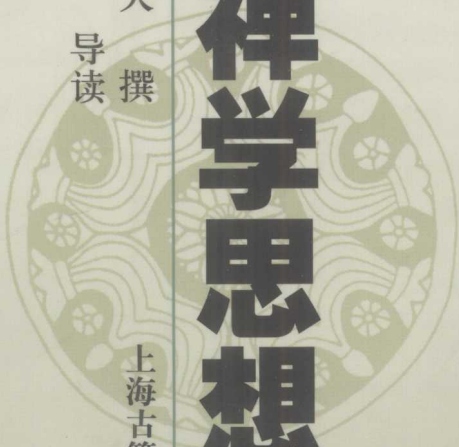
撰

朱谦之译

杨曾文

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# 中国禅学思想史

〔日〕 忽滑谷快天 撰  
朱谦之 译 杨曾文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下



## 第四编 禅道烂熟时代(前期)

### 概 说

五代之末，法眼一宗崛起禅界，华严圆融之妙谛，成为禅的思想之中心。圆融流为混融，遂成禅净之混同，显密之习合。入赵宋时代此倾向益以加甚，如永明延寿唱导华严禅，同时兼修持咒念佛。又于一方有拘泥小节，固守细目而遗却大道之全体者，如汾阳善昭列三诀、三句、三玄三要、四喝、四转语、四宾主、五位六相、十智同真、十八问等闲家具即是也。颂古则而便于讽咏吟诵亦自汾阳始，而其弊也，使古则公案，茫茫漠漠不可捉摸而止。与此同时，折衷综合之风潮弥漫北宋，禅者学教家，教家习禅者，各失其特色，甚至有企图儒释之混合者。在临济门下幸有慈明楚圆，出杨岐方会、黄龙慧南二哲，法灯乃明，而在云门下，天衣义怀先归净业，圆照宗本继之入于念佛，在曹洞下，投子义青，以华严禅鼓吹石头洞山之真风，而至长芦清了乃禅净兼修，以念佛代公案。如斯教禅之混淆，禅净之习合风靡一代，遂惹起禅道之烂熟。于北宋道学之流行，其源发于儒士之参禅，以阴禅阳儒为其特色。北宋从建国至其南迁大约一百六十余年，此为禅道烂熟之前期。

### 第一章 赵宋之勃兴与诸宗之恢复

佛教诸宗经五代之争乱次第趋于衰运，至赵宋时代如枯木之再逢春，新生命得见恢复。就中禅林，尤

呈隆昌之色，达于枝叶繁茂之盛况。然而法门之烂熟引起衰亡之兆，历历而不可蔽，是赵宋时代所以名禅道烂熟时代。

**第一节 宋太祖之佛缘** 宋太祖，讳匡胤，姓赵，与佛法有深缘。《宋史·太祖本纪》云：

漫游无所遇，舍襄阳僧寺，有老僧善术数，顾曰：“吾厚俸汝，北往则有遇矣。”（《宋史》卷一）

元熙仲《释氏资鉴》云：

长入洛，至延寿寺大佛殿西南角，枕柱础昼寝，有僧见赤蛇入其鼻中，寤而僧问所向，曰：“欲往檀州见柴太尉，无资。”僧曰：“某有驴子可乘。”又以钱帛为献，遂行。柴公一见奇之。未几柴太尉为天子，是为周世祖。（《续藏经》第一辑第二编乙第五套第一册84页左）

《佛祖统纪》卷四十四，延寿寺作长寿寺，又记寺僧之名为守严，谓为杨文公《谈苑》之说。然则太祖因僧之助缘见后周世宗，此其开运之始。世宗晏驾之日，少主幼冲，将卒等推戴太祖登帝位，时改元后周之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（960），国号宋，都汴京（河南开封府祥符县治）。案《佛法金汤编》云：

初太祖目击周世宗谕范镇州大悲菩萨铜像，铸为钱。太祖密访麻衣道者，问曰：“自古有毁佛天子乎？”麻衣曰：“何必问古事，请以柴官家目击可验。”太祖曰：“主上（世祖）神武聪明，善任人，日夜图治，以混一为心，有唐太宗之风，不知天下何日定矣？”麻衣曰：“甲子至将大定。”太祖因问：“古天子毁法与大周何如？”麻衣曰：“魏太武毁寺，焚经像，坑沙门，故父子不得其死。周武帝毁佛寺，籍僧归民，未五年遽蒙风疹，北伐，年三十六崩于乘舆，国亦寻灭。唐武帝毁天下佛寺，在位六年，年三十二神器再传，而黄巢群盗并起。”太祖云：“天下久厌兵，毁佛法非社稷福奈何？”麻衣曰：“白气已兆，不逾数月。至甲辰，当有圣帝大兴，兴则佛法赖之亦兴。传世无穷，请太尉默记之。”及即位，屡建佛寺，岁度僧人。（《欧阳外传》）（《续藏经》第一辑第二编乙第二十一套

麻衣道者之传虽不详,却足暗示太祖与佛者之因缘不浅。

**第二节 造寺度僧** 据《图书集成·释教部汇考》卷三等诸书,太祖建隆元年,以圣诞为长春节,于相国寺赐宴百官,诏度童行八千人。十月亲征淮南之李重进平之,以十二月于扬州战场造建隆寺,荐战亡军士之冥福,命沙门道晖主之,见《宋史·太祖本纪》。以扬州行宫为建隆寺。建隆二年圣诞日,诏天下之僧,升座祝寿,准为例。又幸相国寺祈雨设千僧斋。同年三月诏行童行考试,通《法华经》七卷者给度牒。西域于阗国之沙门七人来,诏馆于相国寺。

**第三节 佛教之保护** 乾德三年(965),有沧州僧道圆者归自西域。圆晋天福中诣西域,在途十二年,住五印度六年,经于阗借其使至。太祖召见,问所历山川风俗,赐紫方袍。同四年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,各赐钱三万,使入西域求佛书。初太祖诏西川转运使沈义伦,于益州以金银字写《金刚经》,至是进上,便令沙门崇蕴入内讲演,河南府进士李蔼造《灭邪集》,以毁释教,太祖敕黥杖流沙门岛。同五年敕沙门文胜编《大藏经随函索隐》凡六百六十卷。

**第四节 太祖之信仰** 开宝二年(969),以长春节诏天下沙门上殿试经律论义十条,全通者赐紫衣。同三年命成都府造金银字佛经各一藏。同四年太祖亲征太原之刘继元,道由潞州麻衣和上之院,躬祝佛曰:“此行以吊伐为事,誓不滥杀一人。”敕高品张从信,往益州雕大藏经版。同五年诏京城之名德元超等人内诵金字大藏经,车驾临幸赐紫方袍。诏僧道每朝集先僧后道。同六年中天竺沙门法天至译《圣无量寿经》等。太祖召见慰问,赐紫方袍。同八年幸洛阳,至龙门山广化寺,礼无畏三藏之塔,回京手书《金刚经》,常自读诵。

**第五节 太宗之译经** 太宗帝亦重佛法。其太平兴国元年(976)诏度普天下之童子十七万人。同三年沙门赞宁随吴越王入朝,赐号通慧大师,令修僧史。宁承旨撰《大宋高僧传》三十卷、《三教圣贤事迹》一百卷、《内典集》一百五十卷、《外学集》四十九卷。于宫中供养舍利,有御制《佛牙赞》。同五年召西域之三藏法天等于京师初兴译事,令童子五十人习梵书。同七年于东京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,以宰辅为译经润文使,设官分职,使西天中印度葱兰陀罗国密林寺天息灾三藏与法天施护等从事翻译,帝亲制《大宋新译三藏圣教序》。

**第六节 太宗之禅机** 据《释氏资鉴》卷九、《五灯会元》卷六等,太宗似少带禅机云:

太平兴国元年,幸开宝寺烧香,见僧看经,帝(太宗)问:“看什么经?”云:“《仁王护国经》。”帝曰:“既是寡人经,因甚在卿手里。”僧无语。

帝见僧来朝,问:“甚处。”僧奏云:“灵山一别,直至于今。”帝云:“以何为验。”僧默然。

帝因寂大师进三界图。帝问:“朕居何界。”寂无对。

帝一日擎钵问宰相王随:“既是大庾岭头提不起底,为甚在寡人手里。”随无对。

以上见《释氏资鉴》卷九。《五灯会元》卷六附加以二、三之因缘,然皆千篇一律,毫无变化,颇为可疑。

## 第二章 永明延寿之宗风及其杂行

禅道烂熟时代之代表者,永明延寿正为其一。寿唱导祖佛同途,禅教一致,折衷法相、三论、华严、天台,以融合于禅。持律清严,行道念佛,持密咒,欣往

生，有一切佛法集于一身之观。寿以华严一乘为究竟圆妙之教，以绝待灵心笼括一切圣经去。其理高远，其论雄健，以折衷综合为其特色，诸宗习合之所以发端也。

**第一节 永明延寿** 延寿，余杭（浙江杭州余杭县治）人，姓王，早岁归心佛门，及冠，日一食，诵《法华经》。年二十八为华亭镇将。一日乘舟归钱塘，见渔船之万尾戢戢，恻然以钱易之，放之江中。时遇雪峰义存之嗣翠嵩令参，止龙册，阐玄化，吴越之文穆王元瓘，知寿志，许其出家，寿乃以师参为削染，行清苦头陀，寻于天台山天柱峰下习定九旬，因谒德韶，韶一见深器重之，密授玄旨。初住明州雪窦山，有偈：

孤猿叫落中岩月，野客吟残半夜灯。此境此时谁会意，白云深处坐禅僧。

吴越忠懿王，请寿开灵隐新寺为第一世，此宋太祖帝建隆元年也。明年住永明寺（杭州净慈）为其第二世，学侣盈二千。有偈：

欲识永明旨，门前一湖水。日照光明生，风来波浪起。

居永明十五年，度弟子一千七百人。常为七众授菩萨戒，夜施食鬼神，放诸生类不可称算，散花行道，以余力念《法华经》一万三千部。道誉闻于海东，高丽国光宗大成王，览寿之言教，遣使赍书叙弟子礼，奉金线织成僧伽黎衣、紫水晶念珠、金澡罐，使彼国僧三十六人承寿印记，还高丽弘法。于是法眼一宗行于海外。宋太祖帝开宝七年入天台山，度戒约万余人，同开宝八年（975）跏趺而化。

**第二节 永明之一百零八件之日课** 依慧日永明寺《智觉禅师自行录》，延寿每日每夜作一百零八件之佛事，其中占重要位置者，为受持神咒、念佛净业、礼佛、忏悔、行道、诵经，而如坐禅、说法有被轻视之观。虽佛教各宗之作法，殆无不网罗于一百

零八件中，而持咒与念佛是最多被反复修行，可以知延寿之精神所在。

禅家修持密咒事，达磨以来未有所闻，李唐开元以后，密教弘通甚盛，禅家又受其影响。延寿密旨不知相承自何人，如《千手千眼大悲陀罗尼》、《佛顶尊胜陀罗尼》禅家常用之经，其所由来甚远，施饿鬼是唐圭峰宗密执行之事，前章已叙及，延寿亦行之。

**第三节 念佛之流行** 念佛净业之修行以东晋慧远，于庐山结白莲社，六时礼念修净业为权舆，远之念佛，置重于其观念，故颇类禅观，既如前论。

次北魏有菩提流支，昙鸾遇之求长生之术，授以《观无量寿经》，后作《净土论注》，弘念佛法门。鸾居汾州玄中寺，以魏兴和四年(542)寂，其后隋有道绰，住玄中寺，见昙鸾之碑，慕其为人，捨所学归净土，口诵佛号日以七万为限，声声相注弘净业。以唐太宗贞观十九年(645)圆寂。承道绰有出蓝之称者为善导。导从《观无量寿经》修十六观，慕庐山慧远，访其遗迹，唐太宗帝贞观中，谒道绰习净业，写《弥陀经》十万卷，画净土变相三百壁，念佛日课从万声至十万声。临终登柳树，向西方祝曰：“愿佛接我，菩萨助我，使我不失正念，安养得生。”言已投身而化，时唐高宗帝龙朔二年(662)，或云永隆二年(681)。善导之后有慧日，日遇义净后天竺回，夙夜咨禀，通达佛乘，自渡南海游五天竺，遍问法于印度三藏，皆赞净土。二十一年所历七十余国，玄宗帝开元七年归着长安，赐“慈愍三藏”之号。慧日以玄宗帝天宝七年(748)化。

**第四节 禅师之净业** 如斯往生净土之思潮泛滥唐代，其影响所及，有五祖弘忍之门人宣什，创南山念佛门禅，同为弘忍门人牛头山第四世金陵延祚寺之法持，为念佛行者，其名列于宋戒



珠《净土往生传》，盖为正传之禅徒入念佛之滥觞。清咫观在《修西闻见录》卷上以百丈大智为净业之行者。云：

百丈大智，马祖嫡嗣，天下丛林共宗，而祈祷病僧，化送亡僧，悉归向净土，以为超度。（《续藏经》第一辑第二编乙第八套第三册243页右）

观似依《百丈清规》而为此言，然《百丈清规》系元人所修补，尚不足以解百丈之真意。属于六祖正系者归向净土当以延寿始。

**第五节 《万善同归集》** 寿所著《万善同归集》是以说明寿一身而兼念佛、持咒、修忏等众行者。其言云：

夫万善是菩萨入圣之资粮，众行乃诸佛助道之阶渐。……《法华》会三归一，万善悉向菩提，《大品》一切无二，众行咸归种智。（《续藏经》第一辑第二编第十五套第五册443页右）

依此说寿以念佛为万善之一，非专修之。引证慈愍三藏之说云：

慈愍三藏云：“圣教所说，正禅定者，制心一处，念念相续，离于昏掉，平等持心。若睡眠覆障，即须策勤念佛，诵经礼拜。行道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，万行无废，所修行业，回向往生西方净土。”（同上448页右）

即以往生净土为目的，而修万行也。寿又以往生净土为易行事，与他之念佛行者无异。

《目莲所问经》云：……我说无量寿佛国，易往易取，而人不能修行往生，反事九十六种邪道。我说是人名无眼人，名无耳人。《大集月藏经》云：……当今末法，现是五浊恶世，唯有净土一门，可通入路。当知自行难圆，他力易就。……慈旨叮咛，须铭肌骨。（同上453页右）

**第六节 所谓圆修之十义** 寿称唯心净土，说心外无法，同时信托质莲台，寄形安养，前者理，后者事，谓理事无阂也。故虽修万行，理事无碍，万事圆修也。即开十义论圆修。一、理事无阂，二、权实双行，三、二谛并陈，四、性相融即，五、体用自在，六、空有相成，七、正助兼修，八、同异一际，九、修性不二，十、因果无

差是也。

**第七节 永明之折衷综合主义** 延寿所宗乃唯一真心，《起信论》所谓一心也。千经万论皆说此一心法。《唯心诀》云：

千途异说，随顺机宜，无不指归一法而已。故《般若》唯言无二，《法华》但说一乘，《思益》平等如如，《华严》纯真法界，《圆觉》建立一切，《楞严》含裹十方，《大集》染净融通，《宝积》根尘混合，《涅槃》咸安秘藏，《净名》无非道场。……是以一法千名，应缘立号。（同上479页右）

此之识也。一代时教折衷综合而来，唯是一心，何须立宗分派相竞为哉！延寿著《宗镜录》，即以此折衷综合为目的。宋慧洪《禅林僧宝传》卷九云：

智觉延寿以一代时教，流传此土，不见大全，而天台、贤首、慈恩、性相三宗，又互相矛盾，乃为重阁，馆三宗知法比丘，更相设难至波险处，以心宗要旨折衷之，因集方等秘经六十部，西天此土圣贤语三百家，以佐三宗之义为一百卷，号《宗镜录》，天下学者传诵焉。

可以知《宗镜录》编撰之因由。惟延寿著《宗镜录》有二动机。一为显祖佛同论，二为示性相融合。此二动机通全篇一百卷，到处皆得看取。引证第三章云：

夫所目“宗镜”大旨焕然。前虽问答决疑，犹虑难信，上根才览，顿入总持之门，中下虽观，犹坠谤疑之地。今重为信力未深，谏疑不断者，更引大乘经一百二十本，诸祖语一百二十本，贤圣集六十本，都三百宋之微言，总一佛乘之真训，可谓举一字而摄无边教海，立一理而收无尽真诠，一一标宗，同龙宫之遍览，重重引证，若鸢岭之亲闻。普令眠云立雪之人坐参知识，遂使究理探玄之者，尽入圆宗。（《大藏经》第二十九套第九册428页左）

对大乘经一百二十本，举诸祖语一百二十本，可证祖佛同论，禅教一致。

**第八节 祖佛同论与禅教一致** 禅者往往排斥经教，故延

寿设问答通之。《宗镜录》卷一云：

问：“若欲明宗，只合纯提祖意，何用兼引诸佛菩萨言教以为指南。”……答：“从上非是一向不许看教，恐虑不详佛语，随文生解，失于佛意。……直了佛心，又有何过。只如药山和尚一生看《大涅槃经》，手不释卷。……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，此土六祖，乃至洪州马祖大师，及南阳忠国师、鹤湖大义禅师、思空山本净禅师并博通经论，圆悟自心，所有示徒，皆引诚证，终不出自胸臆，妄有指陈。”（同上第五册3页左）

如斯延寿高唱祖佛同诠一心法而谓：

此一心法，理事圆备，是大悲父，般若母、法宝藏、万行原。……是以若了自心，顿成佛慧，可谓会百川为一湿，转众生为一丸，融铁钁为一金，变酥酪为一味。如《华严经》颂云：不能了自心，焉能知佛慧。（同上9页右）

### 第九节 大乘诸经皆说一心 更详论大乘诸经皆说一心

云：

如称《妙法莲华经》者，妙法即是绝待真心称之曰妙。莲华以出水无著为义，即喻心性随流堕凡，而不染垢，返流出尘而不著净，乃至下之七喻，比况皆同……若《信解品》内法喻之文，长者即是心王，穷子即是妄念。一念才起，五阴俱生，背觉合尘，名为舍父。伶俜五趣，号五十年。归家是返本还原，付财是悟心，得记三草二木，同会一心。（同上第六册120页右）

名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者，大方广者，是一心所证之法，佛华严者是一心能证之人。摄所归能，人法冥合，皆是一心。大者即是凡圣一心，真如体大，以真如性遍一切处故。方者即是真如相大，能具足无漏住功德故。广者即是真如用大，能生世出世间诸善根故。佛者是一心毛作之果海，华者是一心万行之因门，严者是一心妙用之庄严，经者是一心真如无尽之妙理。如破尘所出之卷，仰空所写之文，乃至……一一皆是自心。（同上120页左）

名《维摩经》者，此云净名，即是一切众生，自性清净心，此心弗澄

而自清，弗磨而自莹，处凡而不垢，在圣而不净，故云自性清净。所言名者，以心无形但有名故。文中所说，以四海之渺弥，摄归毛孔，用须弥之高广，内入芥中……斯皆自心转变，不动而远近俄分，一念包容，无碍而大小相入。（同上120—121页右）

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者，即是本心不动，喻若金刚，般若真智乃灵台妙性，达此而即到涅槃彼岸，昧此而住生死迷津。文中所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者，起念即是住著心，若不起万法无生，即心遍一切处。一切处遍心，如是了达，顿入自宗云云。（同上121页左）

**第十节 会相归性** 延寿虽融会性相，而其要处在会相归性。以是《宗镜录》中以华严圆教为最上乘，与贤首、清凉等之说全同。

问：“此《宗镜录》何教所摄？”答：“真唯识性，理无偏圆，约见不同，略分五教。一小乘教，唯说六识，不知第八赖耶。二初教，说有赖耶生灭，亦不言有如来藏。三终教，有如来藏，生灭不生灭和合为赖耶识。四顿教，总无六、七、八识等。何以故？以一心真实从本已来无有动念，体用无二是故无有妄法可显。五一乘圆教，说普贤圆明之智，不言唯识次第。又言佛子三界虚伪，唯一心作，亦摄入故。此宗则圆教所摄，乃是如来所说法门之根本，以如来依此心成佛故。”（同上第九册423页右）

**第十一节 永明之华严禅** 延寿深信华严圆教，因之说禅与清凉、圭峰等无大差别。寿宗旨其可称华严禅乎？延寿唱禅教一致，似有所鉴于时弊。因此：

近代或有滥参禅门不得旨者，相承不信即心即佛之言，判为是教乘所说，未得幽玄。我自有宗门向上事在，唯重非心非佛之说。并是指鹿为马，期悟遭迷，执影是真，以病为法，只要门风紧峻，问答尖新，发狂慧而守痴禅，迷方便而违宗旨，立格量而据道理，犹入假之金，存规矩而定边隅，如添水之乳。（同上第六册124页右）

是言乃排斥暗证之禅师。

**第十二节 列祖之列名及其语句** 延寿《宗镜录》卷九十七，举禅门二十八祖之名并传法之偈，与《景德传灯录》对照，无不符合。盖其与《传灯》同据《宝林传》耶？同书举安心法门为达磨之说，此亦据《宝林传》耶？《传灯》不载安心法门，至《联灯会要》及《少室六门集》录之，真伪尚不能判，寿于史乃缺一只眼。如云：

菩提达磨……遂行化此土。宝志识是传佛心印观音圣人。（同上第五册441页右）

揭非历史的事实，即其证也。寿言，不可率尔信之。又《万善同归集》卷六云：

《起世界经》云：佛言我遣二圣者，往震旦行化，一者老子，是迦叶菩萨；二者孔子，是儒童菩萨。（《续藏经》第一辑第二编第十五套第五册473页左）

公然引证伪经，足示寿批评眼之不明。

《宗镜录》卷九十七记所见二祖慧可之言有：

第二祖可大师云，凡夫谓古异今，谓今异古，复离四大，更有法身，解时即今五阴心，是圆净涅槃，此心具足万行，正称大宗。（《大藏经》第二十九套第五册441页左）

与他书不同，其意与二祖示向居士处合。

**第十三节 四祖五祖之语要** 四祖道信之言，亦余书多不录。同书云：

第四祖道信大师云夫欲识心定者，正坐者知坐，是心知有妄起，是心知无妄起，是心知无内外，是心理尽归心。心既清净，净即本性，内外唯一心，是智慧相明了，无动心，名自性定。（同上）

举五祖弘忍之言：

第五祖弘忍大师云欲知法要，心是十二部经之根本，唯有一乘法。一乘者一心是，但守一心，即心真如门。一切法行，不出自心，唯心自知，心无形色。诸祖只是以心传心，达者即可，更无别法。又云一切由心，邪正在己，不思一物，即是本心。唯智能知，更无别行。（同上）

此亦诸书所不录，然见与六祖之宗旨符合。

#### 第十四节 青原之法语 又记青原行思之语：

吉州思和尚云，即今语言，即是汝心。此心是佛，是实相法身佛。经云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，随世界应处立名，如随色摩尼珠，触青即青，触黄即黄，宝本色如指不自触，刀不自割，镜不自照，随像所现之处，各各不同得名，优劣不同。此心与虚空齐寿。若入三昧门，无不是三昧，若入无相门，总是无相，随立之处，尽得宗门，语言啼笑，屈伸俯仰，各从悔海所发，故得宗名。相好之佛是因果佛即实相佛家用。经云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皆从心想生。亦云法性家焰。又云法性功勋，随其心净即佛土净。诸念若生，随念得果，应物而现，谓之如来。随应而去，故无所求，一切时中更无一法可行。自是得法，不以得更得，是以法不知法，法不闻法，平等即佛，佛即平等，不以乎等更行平等。故云独一无二伴，迷时迷于悟，悟时悟于迷，迷还自迷，悟还自悟，无有一法不从心生，无有一法不从心灭，是以迷悟总在一心，故云一尘含法界。非心非佛者，真为本性过诸数量。非圣无辩，辩所不能言。无佛可作，无道可修。经云若知如来常不说法，是名具足多闻。即见自心，具足多闻故。草木有佛性者皆是一心，饭食作佛事，衣服作佛事故。（同上442页右）

此亦余书所不见。

#### 次举伏陀禅师之语谓：

籍教明宗，深信含生同一真性。凡圣一路，坚住不移，不随他教与道冥符，寂然无为，名为理入。（同上433页左）

此是菩提达磨之说，《续高僧传》等所载二入之一。其本据出《金刚三昧经》，伏陀亦为此说耶？伏陀当为佛陀，古来达磨与佛陀二传有混同之疑，且记之以俟后贤之是正。

#### 第十五节 永明之著作

惟延寿一代鸿学，其于综合的天才，似天台智者。其统合判释一代时教，而归入一心法门之力量，禅门诸德中，所稀见。寿立大誓愿，如昼夜课一百零八件之佛事，

孜孜不倦实行之，真为一大行者，值为众所仰。清世宗帝《御制万善同归序》云：

近闻古锥言句，至永明智觉大师，观其《唯心诀》、《心赋》、《宗镜录》诸书，其于宗旨，如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，至高至明，至广至大，超出历代诸古德之上，因加封号为妙圆正修智觉禅师。其唱导之地，在杭之净慈，特敕地方有司，访其有无支派，择人承接，修葺塔院，庄严法相，令僧徒朝夕礼拜供养。诚以六祖以后，永明为古今第一大善知识也。（《续藏经》第二编第十五套第五册442页右）

所云非无不可。

### 第三章 首山省念之禅与道原之《传灯录》

临济派下有首山之省念，扬化代宗之代。念之门下麟游风翥，以发一家隆昌之端。真宗之笃于奉佛，不让太宗。吴僧道原上《景德传灯录》，诏入大藏，流行天下，此为现在禅史最古者。

**第一节 首山省念** 临济义玄轮下出兴化存奖，奖之门出南院慧颙，颙之门出风穴延沼，既如前所叙。风穴窟中出一师子儿，是即首山省念。念，莱州（山东莱州府）人，俗姓狄，幼出家于本郡南禅寺得度，为人简重，专修头陀行，常诵《法华经》，丛林敬畏之，号念法华。风穴至，随众作止而已，无所参扣。延沼以为风穴一会堪任法道者无如念。一日升座曰：“世尊以青莲目顾迦叶，正当是时，且道个什么？若宗不说而说，又成埋没先圣。”语尚未卒，念便下去。侍者进曰：“念法华无所言而去，何也？”延沼曰：“渠会也。”明日念偕真上座诣方丈，延沼问真曰：“如何是世尊不说说？”对曰：“鶉鸠树头鸣。”沼曰：“汝作许多痴福何用？”乃顾念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动容扬古路，不坠悄然机。”延沼谓真

曰：“何不看渠语？”又一日升座，顾视大众，念便下去，沼即归方丈，由是声名振诸方。

**第二节 首山之住持开法** 首山在汝州(河南)城外荒远之处，省念居之为第一世，登其门者皆丛林精练之学侣，念必勘验之。故留者才二十余辈，然称天下法席之冠。及念法道远行，乃移宝安山广教院，亦为第一世。后徇众之请，老于城下之宝应院，即南院第三代也。三处法席，海众虽不多，而出汾阳善昭、叶县归省、神鼎洪诤、谷隐蕴聪、广慧元琏等禅伯，开济门隆昌之基。太宗帝淳化四年(993)十二月初四日升座 辞众曰：

诸子漫波波，过却几恒河。观音指弥勒，文殊不奈何。

良久曰：

白银世界金色身，情与非情共一真。明暗尽时都不照，日轮午后示全身。

此日午后，泊然安坐而逝，寿五十八。

**第三节 首山之门风** 省念能得临济玄要，不辜负风穴之付托。

问如何是和尚家风？师云：“一言截断千江口，万仞峰前始得玄。”(《续藏经》第一辑第二编第二十三套第二册121页左)

问：“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，未审此经从何而出。”师云：“低声低声。”僧云：“如何受持。”师云：“切不得染污。”(同上左)

问：“作何行业，报得四恩、三有？”师云：“杀人放火。”(同上左—123页右)

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师云：“新妇骑驴阿家牵。”僧云：“未审此语什么句中收。”师云：“三玄收不得，四句岂能该。”僧云：“此意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天长地久，日月齐明。”(同上125页右)

足以见其平生之用处。

**第四节 首山之三句与诸著语** 念尝举唱三句云：



第一句荐得，堪与祖佛为师。第二句荐得，堪与人天为师。第三句荐得，自救不了。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第一句。”师云：“大用不扬眉，棒下须见血。”僧云：“慈悲何在？”师云：“送出三门外。”问：“如何是第二句？”师云：“不打恁么驴汉。”僧云：“将接何人？”师云：“如斯争奈何？”问：“如何是第三句？”师云：“解问无人答。”僧云：“即今只对者是谁？”师云：“莫使外人知。”僧云：“和尚是第几句荐得？”师云：“月落三更穿市过。”（同上123页左—124页右）

### 念有四宾主、四照用、四料简之著语：

师出风穴四宾主语。僧云：“如何是宾中宾？”穴云：“攒眉看白云。”师别云：“去来长自在，不与白云齐。”问：“如何是宾中主？”穴云：“入市双瞳瞽。”师别云：“高声唱叫绕街行。”问：“如何是主中宾？”穴云：“回銮两辉新。”师别云：“定国安邦贺太平。”问：“如何是主中主？”穴云：“磨砢三尺剑，待斩不平人。”师别云：“收番猛将，寸草不留。”

师出四种照用语。问：“如何是先照后用？”师云：“南岳岭头云，太行山下贼。”问：“如何是先用后照？”师云：“太行山下贼，南岳岭头云。”问：“如何是照用同时？”师云：“收下南岳岭头云，捉得太行山下贼。”问：“如何是照用不同时？”师云：“昨日有雨今日晴。”

师出四宾主语，问：“如何是宾中宾？”师云：“青山绿水分。”问：“如何是宾中主？”师云：“棒下取分明。”问：“如何是主中宾？”师云：“退已让人。”问：“如何是主中主？”师曰：“斩尽不留身。”

师出四料简语。问：“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？”师云：“人前把出，远送千峰。”问：“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？”师云：“打了不曾嗔，冤家难解免。”问：“如何是人境两俱夺？”师云：“万人作一家，时人尽带悲。”问：“如何是人境俱不夺？”师云：“问处分明答处亲。”师出德山三转语。于一句中各下三转。问：“如何是涵盖乾坤句？”师云：“大地雪漫漫。”又云：“普天匝地。”又云：“海底黄尘起。”“如何是截断众流句？”师云：“不通凡圣。”又云：“泊合放过。”又云：“横身三界外。”问：“如何是随波逐流句？”师云：“要道便道。”又云：“有问有答。”又云：“此去西天十万八千。”（同上126页左—127页右）